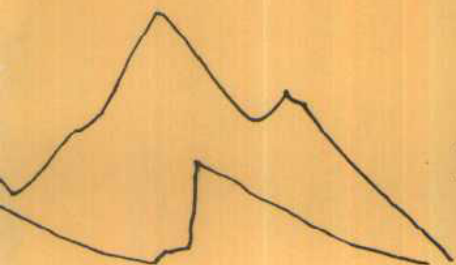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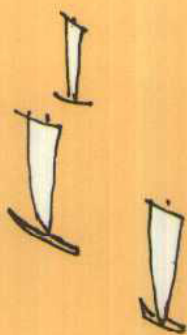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过去的足迹

黄裳





黄裳

过去的足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季涤尘

过去的足迹

Guoqude Zuji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35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0\frac{5}{8}$ 插页 3

1984年8月北京第1版 198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8,600

书号 10019·3694

定价 1.20 元



作者像

(1983年11月8日在虹口公园鲁迅墓前)

後記

從小我喜歡李商隱的詩。記得還是從《石炭
記》上看到那句“油得裁為輕雨聲”，才開始找了他
的集子來看。詩人筆下的像內燃生夕陽里海
面上的貝殼的光刺得我迷戀了。如夢如煙，我
並不要完全了解他的用典、造辭，和隱義在篇
章以外的意思，後來也要找到朱鵬齡、錢謙益
的集子來看，也零碎地翻閱了不少零星的文集，
關於“錦帆”一詞，可是後來全弄開了。1942年
秋天，離開上海的時候，還用梁宗岱的墨迹抄
了他一首“年少因何寄旅愁……”送給W，以作
我初到四川的紀念。

到重慶以後，學了幾篇古文，給W看了。
他說很喜歡，李商隱，“芙蓉膏以寄集矣。”
應當取一個什麼名字呢？我又想起李商隱的“錦
帆應是到天涯”。他是說《隋書》那個流氓皇帝
的故事。“春風舉國裁宮錦，半作悵花半作帆。”
我的這次旅行又都到此際上，然而，終於開了。

那時我住在離重慶十幾公里的長江上游的一
個小鎮上。柳花寂寞溫溫。到時是初夏，草、
和朋友到江邊的小竹棚裏，喝着酒小、談

作者手迹

(《錦帆集》後記之一頁)

目 次

白门秋柳	1
音 尘	10
江上杂记	15
《锦帆集》后记	26
茶 馆	29
桂林杂记	33
昆明杂记	55
前线景象	75
关于“翻译官”	86
森林·雨季·山头人	96
连环套	105
盗御马	107
叫 好	110
夜 奔	113
钱梅兰芳	115
老舍在北京	118

温 特	122
游邓尉	125
新婚夫妇	132
浣花草堂	138
过灌县·上青城.....	145
虞山春	157
“一市秋茶说岳王”	164
重过鸡鸣寺	170
采石·当涂·青山	176
前门箭楼的燕子.....	188
杭州杂记	191
钓 台	197
《西湖梦寻》及其他.....	204
香 市	208
古 树	211
樱 桃	213
小 街	217
关于柳如是	220
陈圆圆	242
放翁诗	259
不是抬杠	266
海滨消夏记	277

关于吴梅村	287
过去的足迹	298
朱佩弦	317
槐 痕	320
题跋一束	324
后 记	334

白 门 秋 柳

我们到南京时是一个风沙蔽天的日子。下关车站破烂得使人黯然。站外停着许多出租汽车，我们坐了其中的一部进城去。原想借这冒牌的“华胄”的风姿可以有点方便，不料车到挹江门时仍得下车接受检查。这职务是由“宪兵”执行的，严格得很，几乎连每一个箱子的角落都翻过了。又凑巧同行的×太太替他的兄弟带了许多行李，甚至脸盆、洗衣板之类都不遗漏。于是这检查就成为一种繁难的试验。我们得回答“宪兵”的每一个问题，每一件东西的出卖所、价格、用途，以及其他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。全凭问话者的高兴。我们得编造若干小故事予以满足，直至他们感到厌倦了为止，然后就拿起了另一件东西，……

等到全部审查竣事以后，几乎每一个箱子都盖不上盖，只好把多出的衣物向车厢的角落里一塞算数。

接着我们就轮到接受另一种磨难了。所有比较象样一点的旅馆都没有了房间，南京的所以如此热闹，是那两天正在开着什么会，“冠盖满京华”了的缘故。南京的街道是那么宽而平衍，我们的破车子在萧条的街道上行驶，找寻着栖身的处所，最后是在朱雀路的一家旅馆门口歇下来。

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光景了。

我们开了两间房间。×太太自己住一间，我和W合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。这屋子里充满着冷气，房中间的一个炭火盆

渺小得可怜，表面是一层烬余的灰，灰下面的暗淡的红色就象是临终者脸上的光彩。这是怎样森寒的一间屋子。

×太太洗脸以后第一件事是命令当差检视适才翻得一塌糊涂的行李，有没有遗失什么。当她拣起每一件从上海带来的东西时，脸上就发出微笑来，好象欣幸着它们的生还。我们对这工作不能有什么帮助，却欣赏了她叫来的南京的小笼包子、肴肉、咸板鸭。这些也真不愧是南京的名物，我们吃得饱饱的。看她的“复员”工作一时还没有完结的征象，就告诉她我们要到街上去看看了。

我们又站在这飞舞着风沙的城市的街头了。

多长多宽阔的路。除了北平以外，恐怕在别的地方很难看见这么宽广的街道了吧，然而又是多么空旷。对面的街上有一家书店，我们踱进去看。里边放着几本从上海来的杂志和北方来的“三六九”（戏剧刊物）。另外有一册南京本地出版的《人间味》。在屠刀下面的“文士”们似乎还很悠闲地吟咏着他们的“人间味”，这就使我想起“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”的话来，这虽然是仙人的说话，也正可以显示今日的江南的无声的悲哀。在无声中，也还有这种发自墙缝间的悲哀的调子。

打开一张地图一看，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离秦淮很近，就出了书店向夫子庙前走去。地图上标着贡院的地方似乎已经变为什么机关之类了，有一片围墙围着。从一条小胡同里走进来，有不少家旧书店，进去看看，实在没有什么可买。想买一部《桃花扇》，却只有石印本和铅印的一折八扣本；翻到了几本《同声》，里边有冒鹤亭、俞陛云的文章，还有着杨椒山先生墨迹的影印本，后面有着“双照楼主人”的跋文，说明着清末他被关在北京的牢狱里时，曾经整日地徘徊在杨椒山先生手植桧的下

面，因为他当日所住的监房正是杨继盛劾严嵩父子后系狱的地方。想不到住在陵园里的“双照楼主人”在呐喊着“共存共荣”之余，还有时间想到这些旧事。因为这杂志是由他出资办的，所以厚厚的一本书，定价只要一元。

再走过去就是有名的夫子庙。那一座黯黑的亭子，矗立在一片喧嚣里面，远远的看过去神龛里被香火熏得黯黑。如果这里面真是坐着孔夫子的话，那厄运似乎真也不下于在陈国蔡国的时候吧？天色已经薄暮，远远望过去，在板桥的后面，是一座席棚式的小饭馆，题着“六朝小吃馆”。好雅致的名字。

小吃馆的前面就是那条旧板桥，有一部记载明末秦淮妓女生活的书，就题作《板桥杂记》。我和W立在这渐就倾颓的旧板桥上对着落日寒波，惆怅了许久。

桥右面有一棵只剩下几枝枯条的柳树在寒风里飘拂。旧日的河房，曾经作过妓楼的，也全凋落得不成样子了。那浸在水里的木桩，已经腐朽得将就折断。有名的画舫，寂寞的泊在河里，过去的悠长的岁月，已经剥蚀掉船身的美丽的彩色，只还剩下了宽阔的舱面，和那特异的篷架，使人一看就会联想到人们泛舟时可以作的许多事情，吃酒、打牌，……这种零落的画舫似乎可以使人记起明末的许多事情，如《桃花扇》中所记；其实它们至多也不过是太平军后的遗物。当南京刚刚规复以后，当时的统帅，“理学名臣”的曾国藩为繁荣这劫后城市所颁布的第一条办法，就是恢复秦淮的画舫，想从女人的身上，取回已经逝去了的繁华。知道这故事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。

一路走着，我们沉醉于南京的市招的名色的多样而有趣，纸店，装池店，甚至嫁妆店都在匆匆一望中使人流连；虽然市面是那么萧条，在暮色苍茫中走过市街，想想这已经沦陷了五年的城

市，在满目尘沙中，很自然的想起了“黄昏胡骑尘满城”的诗句。

晚上在那间充满了冷气的大屋子里，坐下写一封信，告诉上海的朋友在我们的长途跋涉的第一段旅程中所得的印象。想起了昨夜的别宴。她们都上了装，还赶了来，那是一个凄凉的聚会，浅浅的红唇，失去了风姿的笑靥，那一种沉重的感情，真使人觉得艰于负载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从枕上看到窗玻璃上结着冰棱，北风一夜都没有停，炭炉里的微火，不知在什么时候早已熄了。太阳光微弱的黄焰，简直没有一点温暖。

×太太要到市场去买东西，要我们陪了去。几个人坐在一连串洋车上，从铺着石子的小巷里穿过，车子的底座上都装着响铃，在车夫如飞的脚步中叮咛的响着，打碎了这古城的角落里死一样的寂静。久违了这种洋车的铃声，不想在这里还好好的保存着。

我们走过市场里的一家服装店。这一家有十几个伙计，顾客却只有我们一起，所以全部店员都跑来接待，从他们过分的殷勤中，更看出了商业的凋零。

从市场里出来，我们又浩浩荡荡地回到旅馆里。×太太又要出门访友去了，留给我们的任务是替她看守房子。她还告诫了我们关于行旅人所应注意的事，我们的任务于是就成为很必要的了。

我和W寂寞的在炉边向火，剥着橘子吃，把橘皮投向炽热的炭上，让它烧出一种很象鸦片的香味来。

我们却打算着怎样在这仅有的一天的勾留中，看看这座大城的几个地方。

下午四点钟左右，我和W到鸡鸣寺去。这是从极南到极北的

一段路，在车夫的平稳的脚步中，我们坐在车上，浏览着街景，任北风从大衣领子里吹进去。南京的大陆性气候在冬天特别显著，这种气候给人的是一种僵冻的感觉，手部脸部都在北风里隐隐地痛，实在并不必要等风刮在脸上才有如割的感觉。

在北风中捱过了三刻钟，车子在一片陡坡前停下来。一片红墙蜿蜒在高处，一段曲折的台阶，衬得山门高高的，远远的。慢慢地踱上台阶，抬头看见那个竖立着的小小的匾额，“敕建古鸡鸣寺”。山门两侧的红墙上，墨书着“大千世界，不二法门”两行字。一种娟秀而又阔大的气势，很和谐地予人一种美的印象。

这是一座废寺。走上去却费了我们很长的时间。供着山神土地的殿宇里，门窗都失去了，神像也有的破碎不完，座前的石香炉里却还有不少香烬，应当是不久以前还有香客来过。我们经过每一个院落、每一条小径曲折地走上去，很可以领略这古建筑物结构的精巧。

因为是这样严冬的傍晚，寺里几乎没有一个人，自然更没有品茶的人了。我们走了许久寻找豁蒙楼，始终没有找到。绕过了寺后的和尚墓塔，还走进掘得深深还十分完整的堡垒，这应当是民国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年）冬天战后的遗迹。这曲折的沟垒真是阴森得可怕，不时还可以发现一些兵士的遗物、稻草和标语，我们都有一种重过古战场的感觉。最后在堡垒的顶上向下看时，整个的南京城都在眼底了。眼前的一所宽广的建筑物的每一个房顶上，都飘拂着一面青天白日旗，可是上面多了个三角形的小黄条，这就是那一出丑恶的傀儡戏演出的地方。

我们拣了路上台城，疾速地走着，急遽的呼吸着干燥而寒冷的空气，肺部有着燃烧似的感觉。立在这一片六朝故垒上面，不得不油然地使你缅想着古昔。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江天，一片荒

寒的白水，疏落地散布着几个小洲，在一片夕阳里，无数的水鸟飞起飞落，多荒凉的地方。这时风更紧了，呼呼的吹着，我们坐在平台上已经颓败的残垒上，打开了地图，它象一片金属叶子似的在风里振动着响。我大声地叫喊，然而耳朵里只听到虎虎的风声。

重新站起来，让劲急的北风戏弄着我们的衣襟、头发。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渺小的人，站在这么一个古老而空旷的地方。

我们想起了还在下面等着的车夫，不得不离开了台城走下去。找到了车夫以后，看看地图上远在西隅的扫叶楼，觉得是要有待于它日重来了。不料车夫却答应了在日落以前赶到，就重新坐上车去。

这时已经是五点钟左右。车子在一些不知名的小巷里穿来穿去，看看那生活在卑陋的屋檐下面的人们时，不禁有着非常亲切的感情。这些靠着小本营生糊口的人们，他们的停滞在手工艺时代的技巧：装池，打铁，木作；从这些渺小的人们的手里，精致的雕琢出一些小器具。传到我们的手里时，使人不缺乏亲切之感，不是那些 Mass Production^① 的制成品所可及的。可是恐怕这一些仅存的技艺，也将要慢慢地消灭了。

车子离开了陋巷，又出现在一条宽阔的街上了。我打开地图看，回头告诉W这是“随园”的遗址，这是曾经藏了丁丙善本的龙蟠里。光线越来越暗，路却越来越荒凉了。在路上我们看见了不少牵了马的兵，看那黄呢军服，尖尖的帽子，和圆皮的枪壳，以为是“皇军”的巡逻队，仔细看去，才知道也是一些“同胞”。他们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这在薄暮时出城去的人，使我们也

① 英语，大生产。

不禁惴惴然。

最后车子停在一片山坡的下面。这时虽然还没有全黑，太阳却早已落下去了。得了车夫的指示，我们跑向一个寺院的旁门。到了门口才知道门是关着的。门口贴了一个什么筹备处的条子。我们不管这一切上去敲门了。心里却猜疑着会走出怎样的一个人物，一个大兵呢，还是一个副官？半天以后才传来了悠长微弱的声音。

“谁？”门随着开开了。一个穿了黑色袈裟的中年和尚，一只手竖在胸前。

“二位居士的兴致真好。”我们惊异着在落日孤城里看见了这样的人物，就告诉他我们明天就要离开南京，想用这匆促的时间看看扫叶楼的意思。

我们被导引着从一道孤悬着的楼梯走上去，走进了一间小楼。这时天色已经完全昏黑，楼里看不见一点东西。只依稀看见四壁都是白垩了的，还挂着许多木刻的楹联。W走近去仔细看了其中一幅的下款，告诉我这是江亢虎的。我说：“那就不必看了吧。”

我们凭了窗槛下望一片迷蒙的莫愁湖，和那一片城堞。从和尚的口里，我们听到了关于石头城的许多故事，和胜棋楼也已经倾圮了的消息。他的黯淡的声音，缓慢地述说着一些兴亡的史迹，好象听见了低回地读着的一首挽歌辞。

最后他告诉了我们他的身世，是一个军人半路出家了的。他诉说着寺里的贫苦，全仗春秋两季卖茶的收入维持，而现在却是寒冬，难得看见一次游客。我们捐出了一点钱，他感激的收下了，点上了一个灯碗，引我们到他的禅房里去，在暗黄的浮光里，我们走进了一间森寒黑暗的屋子。他从零乱的壁橱里找出了一

册寄售的谈金陵古迹的书相送。还有一幅他自己画的“兰草”，并不十分高明。这些我们都已经寄给上海的朋友了。

从扫叶楼出来，我们坐上原来的车子，回到夫子庙前去。车子沿了石头城的女墙跑着，很久很久，才看见稀疏的灯光。

这正巧是一个三角形，连接了这个城市的三个角落。我们毕竟又从荒凉黑暗里回到响着歌声弦管的秦淮河畔了。吃饭的地方是一家很大的馆子，一间间白漆木桶隔开了的房间多半空着。我们找了一间坐下来以后，先要了一个火盆来烤手。谈着这几小时的游踪，那个和尚，翻着他送的那一本书。我想到离沪以前所作的一点小小的工作。搜集了不少材料，写了个以南唐历史作背景的戏。因为匆促没有能上演，这时大概还压在和平村一间房子里的一堆琴谱下面吧？

吃了点黄酒，走到街上时，从雪亮的电灯光下的地摊上买了黄黄的橘子剥了吃。哪里去呢？去听听有名的秦淮的清唱吧。走上了一间楼厅，在进门的“皇军”处验了市民证，坐下来看戏了。清唱的那一种姿势使我很厌恶，想想这就是秦淮河畔，这些商女和这歌声。又想起了朋友K在一小张报道商情的报纸上编着的一个副刊。那正是“一二八”以后，上海几乎是万籁无声的了。那一张小报上却还经常的有短短的杂文在发表。有一次在记载电影女明星“晋京觐见”的消息之后，附了一句“不禁有烟笼寒水月笼沙之感”，被嗅觉灵敏的吧儿闻到，K就被挤了下来的事。坐在这悬满了“玉润珠圆”之类的锦额，映着雪亮的灯光，充满了嘈杂刺耳的弦管歌声的茶楼里，我重复着唐代诗人同样的感情。

第三天，就要离开这城市了。又是一个严寒的天气。早晨起来到邮局去发了一封航空信。看着地图，穿过许多窄得几乎

容不下一辆人力车的小巷——其中有一条就是乌衣巷。这里全是一些狭小的房子，贫苦的人家。巷子的尽头，有一片池塘，旁边堆着从各处运来的垃圾。地图上却标明着“白鹭洲”，一个雅致的名字。这冬天的早晨，洲边上结了不少冰碴，有几个穿了短短的红绿棉衣的女孩子，伸着生满了冻疮的小手，突了冻红的小嘴，在唱着一些不成腔调的京戏。从那些颤抖着的生硬的巧腔，勉强的花哨里，似乎可以听见师父响亮的皮鞭子的声音。

等到这些女孩子的花腔熟练了，就让她们走到台上去，用那一种姿式表演，万一得到什么人的青睐，成了什么“总统”“亲王”，那么她的“师父”或“父亲”就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财富。这正是一种颇有希望的“行业”，多少人都投资进去，让他们的——有许多是买来的——小女儿在这寒冷的早晨到这一湾臭水前面来喊嗓子。

这就是秦淮，一个从东晋以来就出名了的出产着美丽的歌女的地方。

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